

人生传奇 江湖玄机
秘录尽泄 痛快淋漓

混迹江湖十八年

刘静生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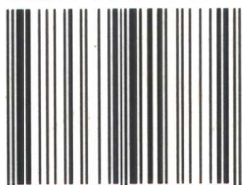


刘静生 著

痕迹 江湖十八年

责任编辑 朱建华
封面设计 郭 鸢

ISBN 7-5399-1387-8



9 787539 913872 >

ISBN 7-5399-1387-8

I · 1295 定价: 18.00 元

刘静生 著

混迹江湖 十八年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混迹江湖十八年 / 刘静生著. -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0. 1

ISBN 7-5399-1387-8

I. 混… II. 刘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6993 号

书 名	混迹江湖十八年
作 者	刘静生
责任编辑	朱建华
责任校对	江伟明
责任监制	赵光明 胡小河
出版发行	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无锡春远印刷厂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1.75
插 页	2
字 数	28 万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,2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5399-1387-8/I·1295
定 价	1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新闻调查式的纪实文学作品，镜头聚焦在江湖骗术和气功骗术上。

全书记录了主人公李公权——一位被错打成右派又遭判刑的大学生——越狱后混迹江湖逃避警察追捕的十八年生涯。吃江湖饭，全凭骗术功夫。李公权尝试过江湖中的各个行当，由于口才不佳，行骗不力，都没能做好做精，最后还是凭着有文化，自修成江湖流医，专治胃肠疾病和阳痿早泄。沿着李公权的遭遇线索，作品极写江湖上的藏污纳垢和藏龙卧虎，穷尽奇骗淫技和男女私情，在全景似地披露江湖人士生存状况的画面中，生动地展示了闯江湖者人性中复杂的层面。

《混迹江湖十八年》作为一部百科全书似的“江湖大全”，用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遭际为善良的人们铸起反骗防骗的警世钟。

目 录

小 引

第一章

3 一 越 狱

11 二 姚炳根其人

16 三 山 居

第二章

28 一 “南下兵团”

30 二 郁大奎的江湖生涯

39 三 “风流债”被女人一笔勾销

47 四 公章,在江湖上叫“朵子”

54 五 通缉布告

第三章

- 64 一 初涉江湖
- 70 二 “孙门”传人
- 83 三 扒手高二凡

第四章

- 99 一 重操旧业
- 108 二 天上掉下个“党员”
- 118 三 “大买卖”

第五章

- 133 一 “万能航天胶”
- 146 二 王三才的婚事
- 165 三 老人之死

第六章

- 171 一 生知死未卜
180 二 江湖骗局“明黄”
189 三 竹簟“姻缘”

第七章

- 209 一 明月彩云归
223 二 一寸相思一寸灰
230 三 搜捕之夜
238 四 往事如麻

第八章

- 248 一 相见时难别也难

257 二 沈白法和“少数民族”

第九章

285 一 大字报风波

290 二 江湖上的“倒插”

297 三 “挑草汗”

第十章

313 一 扒手与骗子

322 二 江湖上的“飞抓”

337 三 “天鹅”的沦落

第十一章

341 一 枯藤老树昏鸦

352 二 江湖上的“投饵”

小 引

1956年,他先是被美术学院油画系录取,后来才接到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录取通知。他决定放弃美术的理由很简单,学油画花的钱多,学文学便宜。他当时的家境,只允许他拣便宜的学。

他认为就是因为错学了文学,就引出了后来的一系列恶果,为之付出了三十多年的青春……

如果不学文学,他就不会写什么小说。如果不写小说,他就不会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那次座谈会,那么作家协会也就不会将他的发言材料转给学校,那他也就不会成为“右派”。如果成了“右派”以后他不写什么“申诉书”,也就不会被劳动教养。如果劳教期间他不逃跑,那也不会被判十年徒刑。如果他服刑期间不再次越狱,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十八年江湖生活,这一来我的这本《混迹江湖十八年》也就无从写起。

因果,这其中是否有因果关系呢?

“如果没有‘反右派’运动,你所谓的恶果,岂不是都不复存在了吗?”我说。

他苦笑摇摇头说:“话不能这么说……”

话到底该怎么说?他始终没有说出来。总之,他对自己当年走过的学业之路,充满了假设性的否定,只是对十八年江湖生活无怨无悔。如果不是遁身江湖,十八年来他无论如何也逃不过无数的追捕。

江湖是藏污纳垢之所，也是卧虎藏龙之地。

我的这本《混迹江湖十八年》，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纪实性文学，情节几乎未作任何改动和加工，至于变动了书中人物的姓名，那也只是为了出版印行的方便，可以省去不少麻烦。

他——书中的主角不叫黄光，而我却称他黄光。

第一章

一 越 狱

有人说生活中充满了“围城”，俗话说“干一行，怨一行”。围在里面的人想出去，围在外面的人想进来。监狱就不是这样，围在监狱高墙里的人个个想出去是不错，可是围在高墙外面的人却没有想进去。监狱是想出来难，想进去容易。到目前为止，监狱里面的人比监狱外面的人少，这就足以证明想进去的人少。

黄光已经越狱三天了，还躺在草丛里，心里盘算着如何远走高飞，从未有过再回去的念头。

虽说逃出来了，可他现在藏身的地方离劳改营并不远，只有四里多路。他躺在山坳的草丛里，离山下的公路只有二里多路。三天来追捕他的马队无数次从山下的公路走过，马蹄声他听得清清楚楚。

荒草长得足足有半人高，要在平原地区，早就被人割去当柴烧，山里有的是硬柴，谁看得上这荒草？躺在这里，追捕的人近在咫尺也不可能发现，除非一脚踩到他身上。不过，逃过追捕的人的眼睛容易，逃过警犬的鼻子就难了。他所有换身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，全都留在劳改监狱，警犬可以获得足够的气味，跟踪过来，把他从草丛叼出来。可追捕队压根就没有把这里列入搜捕范围。

现在的藏身之所,是他蓄谋已久的“阴谋”。他服刑两年多,劳改监狱至少有几十个逃犯被抓回,多数逃犯都在车站、码头被截住,有极少数人是逃到亲戚朋友家被抓回来。凡是逃犯,一跨出监狱的高墙,就急于远走高飞,逃得越快越好,走得越远越好。其实,两条腿逃得再快,也不会比摩托车和马队快;有了现代化交通工具,空间已不再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阻隔,“初唐四杰”的王勃所谓的“天涯若比邻”,是否也属于“超前意识”呢?

黄光在越狱之前就暗中下定决心:老子将来越狱,就逃在你眼皮底下躺着。

他这一招果然见效,马队频繁从公路上经过,就没有想到牵条警犬到山上看看,把他“请”回去。看来眼镜要想逃过主人的搜寻,最好就是架在他鼻梁上,再刁钻的人也不会到自己鼻梁上找眼镜。

三天时间过去了,现在他担心的倒不是被追捕的人抓回去,担心的是“未来的日子怎么过”。越狱时带的一点干粮,第一天就吃光了,他已经两天没吃,照这样下去,不用人抓,自己会主动爬回去投案。回去投案最多加几年刑,总比在山坳里饿死好。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,也不过说说而已,中国人不怕苦是真,不怕死是假,好死不如赖活着。

幸好他早有准备,在没有越狱之前,就已经能识别山里几十种可充饥的野果子。他选定秋天越狱,就是因为野果子已经成熟,心里想:老子就是在山里过个秋天也饿不死,说不定营养比劳改队好。像覆盆子,书上全说是清补,制成糖浆卖大价钱。就是管教人员,也要和医务室的人有关系才能开到“覆盆子糖浆”。山里有的是,样子像杨梅,比杨梅甜,没有杨梅酸。玉竹、黄精,《本草纲目》上说跟人参一样,但不像人参是热性,可以当饭吃,鼻子也不会出血。当然《本草纲目》的话也不一定靠得住,它说妇女的月经也是药,可谁能吃那玩艺?不过《本草纲目》靠不住,又有什么靠得住

呢？它可是学中医人的经典教材。

不管月经是不是药，反正覆盆子、玉竹和黄精这些野果、草根都能吃，黄光吃过，味道还可以。

昨天午夜后，他从草丛里站起来，向正南方走了大约有一里路，一个野果也没找到。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除非野果子碰到脸上，不然再也找不到。他不敢走远，怕体力消耗过多，现在是有出无进，一定要保存体力。

今天午夜后，他又决定向正东方走，说不定能找到吃的东西。

在山里一定要学会看太阳定方向，方位弄不清寸步难行，能走出去，摸不回来。这里的方向黄光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就定准了。

黄光早在第一次劳动教养的时候就学会看太阳辨方向，劳教管得松，十几个人结伙被派到山里去砍柴烧炭，辨不清方向回不来，就是能回来也要走不少冤枉路。那时黄光辨方向不是想逃跑，而是想回劳教队。千万别误会，那时的劳教队也不是幸福乐土，黄光老老实实服刑只是在按照妈妈和哥哥所要求的那样去做：“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。”后来他发觉：“好好改造”容易，“重新做人”难。

第一次劳动教养，两年期满后回不了文学院，留在劳改农场就业。他缓过气一算时间，同班同学都已经毕业大半年，不少人恐怕都成家了。一想到成家，黄光心里不免发痒，大学二年级，他曾经想弄个恋爱谈谈，当时他已经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小说，在系里也算得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有本钱把主意往漂亮的女同学头上打了。他刚物色到一个对象，写好一封情书还没来得及寄出，头上已经套上了右派帽子。黄光的那位“准对象”能说会道，在批斗黄光的日日夜夜里，就数她斗黄光斗得最凶。她要是晓得黄光怀里有一封没寄出的情书，准冲上去扇黄光耳光。“反右”没结束，她就火线入党。黄光曾经想把那封没寄出的情书交给党组织，苍蝇不可无缝的蛋，被右派追求，说明她也不是个好东西。最终当然还是

没有勇气交出,冷静想想,他反倒暗自庆幸,幸亏成为右派,不然讨了这个泼妇将来也别想好日子过。

两年劳教期满后虽然留场,不管怎么说对黄光也算是一次毕业吧?不敢指望成家,只想弄个恋爱谈谈。劳教队里期满留场的妇女不少,黄光没有敢把主意往漂亮女人头上打,挑了个中不溜的。这个女人也有点文化,还喜欢读读古诗,遇到不懂的句子常叫黄光讲给她听。黄光花了一个晚上写了封情书,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条头巾,用头巾包情书,劳动时偷偷放进她脱下的衣服口袋里。第二天,在劳教队里叫管教员,在就业人员中叫队长的人,将花头巾和情书还给黄光,先教训了他几句,最后嘿嘿笑几声说:“你小子写情书还有点歪才。”

后来黄光又用这条头巾送过三次人,都被退回,而被送者的外在形象一次比一次差。第四次黄光把头巾送给女队里一个最丑的女人,这个人劳教前是个暗娼。这次总算被收下了,双方暗中还来往了几次,不久这个丑女人还是把头巾退给黄光了,说是父母回信来不同意,劝她找个刑事犯。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,这个丑女人就和一个扒手结婚了。

经过这场婚恋黄光才恍然大悟:自己还不如个扒手、小偷。小说中写的美貌女人爱右派,多半是作家心造的幻影,即便有,那也是个别右派被女人爱,而且多半另有衷情。这个“衷情”,还没有被作家写出来,有待大手笔。我只能写不被女人爱的右派。要说女人爱才华,黄光不能说没有才华,除文学作品,他的油画还参加过两次全国美展,被五家杂志选作封面。那些被美女爱的右派作家们,谁的美术作品享受过这样的殊荣?黄光硬是没被女人爱过,连做过暗娼的丑女人也不肯下嫁。

经过失恋,激起了黄光的勇气,他一连写了十几次“申诉书”,替自己鸣冤叫屈:我只说了三句话,就关了我三年,现在连扒手和

小偷都不如，连丑死人的暗娼都看不起，太不公平。

写这样的“申诉书”，就足以证明他没改造好，又重回劳教队，教养时间是三年。政府下定决心，非把黄光这样的右派改造好不可。

第二次劳教不到一年，黄光因逃跑被抓回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这次越狱是第二次出逃，正值文化大革命。

夜里，黄光又向正西走了大约半里，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。山里野藤很多，他没有介意，爬起来继续往前走，没走几步，又被绊了一下，蹲下一摸，是山芋藤。

这块山芋地是山里人走的“资本主义”，深更半夜摸进深山老林开一块生荒，插上山芋秧，若是不被野猪发现，秋末是一场好收成，一个冬天不愁饥荒。山芋秧插下后主人决不察看，被干部发现是“走资本主义”的罪证，罪不容诛；被老百姓发现把山芋挖走，主人连声都不敢吱，谁吱声谁承认自己“走资本主义”。“资本主义”只能在荒山里生根发芽。

黄光发现这块山芋田，不啻发现了救星，未来的几天日子，就靠这些山芋活命。他不怕“资本主义”，挖了一抱山芋，回到草丛里躺下，狼吞虎咽地吃，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下“资本主义”。

毛主席说：“吃饭要想到屙屎。”其实，较之吃饭，屙屎的问题容易解决。黄光找到山芋充饥，屙屎问题就地解开裤子便完成，只是招来一群苍蝇，嗡嗡叫，就像是做大报告，但没有内容，并不讨厌。

黄光越狱第八天，才决定下山远走高飞。当时，在人们的观念中，“八”并不是个吉利数，虽然与“发”谐音，但谁敢发财？谁有钱谁是阶级敌人，就要大难临头。再说，“八”虽然与发财的“发”是谐音，但与犯案的“犯”也是谐音，所以江湖上人把“八”也列为一忌，谁说这个数字就“犯快”，要倒霉的。这恐怕也是当今有钱人喜欢

“八”这个音的另一原因：“八”通发，发财是好事。但“八”又通犯案的“犯”，是吃黑饭的江湖上人大忌，吃黑饭人遇到这个数字就害怕。拥有这个数字的“大款”，可以心安理得地发财。

黄光当时没入江湖道，用江湖上话说叫“空子”，既不图吉利，也不怕犯忌。他选第八天下山，是因为第六天山下公路上就没有马队走过的声音，追捕他的人已经不在附近车站码头搜捕，大概是根据他档案提供的线索，到他亲戚朋友家去追捕他了。黄光心里想：你们把目光投向远方，我可以在你眼皮下活动了。离开荒草和苍蝇毫无惜别之意，倒是那块山芋地，需要去告别一下，这些天全靠它活命，而且还要再挖些山芋带在身边做干粮。他身上分文全无，就是讨饭也得遇到人。他估计在二三天之内不可能遇到人。

下山，不能下到山下的公路上，劳改农场每天都有人从公路上经过，在公路上走准会遇上。下山只能往公路相反的方向走，要走八十多里山路，才能到邻县的一个小镇，这时才能遇到人。

俗话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一般人都以为是上山省劲，下山费劲，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。走过山路的人都知道，下山肯定比上山省力。通常所谓的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是指认路而言。要想上山，只要在山下认准一条路，一直往上走，总能到达山上。下山要是认准一条路往下走，那就不一定能走出大山，说不定这条路又会向上转折，把你引向另一座更高的山峰。下山不能认路走，一定要跟水走，沿着山溪的流向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山溪肯定能把你引出山。

在山里找人要看烟。“人烟”，有烟的地方一定有人。有人抬杠说，“要是失山火呢？”山火烧得大肯定会有人去救，还是能碰到人。也有人认死理，“门路”，沿着路走就会遇到人家。这绝对是误区。门前必有路不错，但不是所有路都通门，能认识通“门”的“路”，是一门大学问，所以当今社会才会有人靠走“门路”吃饭。如果人人都会走“门路”，那就不会有人讨饭了。